

可怜天下男人心

著作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第二部分

上海——满江平篇

1

黄昏，柔和的夕阳光斜照在上海的大街小巷。

于家厨房里，于蓓的母亲正在热气蒸腾地炒着菜。今天她看上去比往常要忙碌一些，因为家里来了两个重要的客人，但她的兴致并不是很高。她五十多岁的年纪，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但过于斤斤计较的女人，有着上海人特有的某种优越感与琐碎的脾性。

此时，于家并不太宽敞的客厅内，圆桌上已经摆好了几个精致可口的冷拼盘。于蓓的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热情地和客人聊天。他气质儒雅，和蔼可亲，一幅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派头。而沙发上坐着的两位客人，却显得与这个上海市民家庭的气质格格不入。

这两位客人是满江平的父母，来自东北农村，一看就是那种质朴爽朗，但却土得掉渣的没有见过市面的乡下人。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到亲家家里做客，因而很隆重地穿着新衣服，却表现地很不自在。面对和蔼可亲的于父，他们显得局促、木讷。

于父声调柔和，身子往前微微倾斜着，看着来自乡下的两位亲家，礼貌地问道：“二老的身体都还好吧？”

可怜天下男人心

满父僵硬地笑笑，热情地回答：“没病没灾的，庄稼人就仗着有副好身板儿了。”

于蓓端来咖啡递到婆婆手中。满母是个大大咧咧的乡下妇人，从未喝过咖啡，刚喝了一口，马上就喷了出来，喷得满身都是。她扯直嗓门叫道：“这是啥呀？又苦又涩的，喝着跟药差不多！”

满父不满地看着她：“亲家招待的还不是好东西？都给你糟蹋了！”

于父忙宽慰她：“没关系！我第一次喝这东西也是喝不惯。小蓓，快去换两杯茶来！”

于蓓赶紧帮满母擦着身上的污渍。

满母哈哈笑着：“只可惜了这身新衣裳了！”

这时一个皮球突然飞到满母怀里，把满母吓了一跳。原来是于蓓的弟弟于鹏和满江平的女儿雪儿在屋子里玩皮球。一看皮球惊了客人，于鹏连忙过来捡起皮球，不好意思地笑着。

于父呵斥儿子：“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，别把客人给吓着！”

于鹏吐了吐舌头，转身准备出门。

满母过意不去地说道：“哎呀，这是怎么说的？我们一来把她舅舅赶的没地方吃饭了！”

满父：“是呀，还是挤挤凑一堆儿吃吧。”

于母从厨房出来，手上端着菜，说道：“别管他，人家是嫌我烧的菜不好吃，要去吃‘麦当劳’！”

满母好奇地问道：“‘麦当劳’？那是啥东西呀？”

于母：“就是外国人吃的洋西餐呗。看上去倒像个样子，吃起来蛮没味道的了！”

满母看着走出门去的于鹏，羡慕地说道：“啧啧啧！亲家好福气呀，看这儿子长得有模有样，人高马大的。”

于母：“这孩子，光长个儿不长心眼。”

满母：“这好啊，小伙子实在呀！听说小蓓她弟是打篮球的？”

可怜天下男人心

于母得意地：“是的呀，还算个国家级运动健将呢！”

满母：“江平往家里写信总说你这个岳母精明能干。你看生出的俩孩子一个金童，一个玉女。哪像我生的那几个，像旱地葱似的，长这么大了也没点儿精神样儿！”

于母笑得合不拢嘴，“啊唷，快别说了，好了，我该忙去了。小蓓，帮我找点番茄酱来。”说着进了厨房。

于家的热情让满江平颇为感动，他感激地走到妻子面前，“我去找吧。”

这时于母又从厨房出来，大声问道：“我可忘了，亲家，你们吃几两饭呀，我好下米。”

满父满母不解地对视一眼，一时答不上话来。

满江平拿着番茄酱出来，急忙说：“我爸妈胃口不好，他们吃二两足够了！”

满母心直口快：“二两哪够啊？平时在家就着大葱蘸酱，你爹能吃半斤贴饼子！”

满父赶紧接话：“亲家母，你别听她瞎说，俺平时吃饭也就二两！”

于父尴尬地看着自己的老伴：“今天来的又不是别人，多做点不就行了吗？问这么多干什么？”

于母：“那当然得问清楚了，做少了不够吃，多了就浪费呀！亲家公亲家母可是种地的人，他们不心疼我还心疼呢！”

满母看着自己的亲家母，有些不悦，但又不好说什么。

2

于家厨房内。于母在煎炸鲤鱼。于蓓拎着几样东西走进来，“妈，这是江平他爸妈从老家给你们带来的。”

于母捂着鼻子转过身来，“什么味儿呀？酸不溜丢的！”

于蓓：“大概是江平常说的东北腌酸菜吧。”

于母走到阳台上，于蓓坐在板凳上剥蒜。于母看着女儿诡秘

可怜天下男人心

一笑，“你公婆身上的衣服是你给买的吧！”于蓓看了眼母亲没说话。于母猜透女儿心事似地，“是的呀，咱们这样的家庭，出来进去的人总应该穿得体面些才是。”

于蓓被说到心坎上，不服气地看着母亲，“他们给你丢脸了？！”

于母：“我可没说呀。……哎，北方人长得是壮啊？看你婆婆那身材，腰比我两个粗嘞！……”说着忍不住笑了。

于蓓责备地：“妈！”

客厅里，一个个小碟子重叠在桌子上，像一座小山。但每个碟子里的菜都少得可怜。满父满母看着这样一桌子菜不知道如何下手。

于母热情地为亲家布菜，“来，来，尝尝我们老家的淮扬菜‘蟹粉狮子头’。”

满父：“这菜做得像摆设似的，让人都舍不得下筷子。”

于母听了这话，乐得合不拢嘴。

满母：“好，我尝尝亲家做的老虎头。”夹起一块咬了口，含在嘴里不肯下咽，“亲家，你们这疙瘩做菜都放糖啊？”

于母：“菜里放糖才提味嘛！味道不错吧？”

满母皱着眉想说什么，满父一旁朝她使了个眼色。满母急忙囫囵咽下，“好，好，亲家母这手艺开大饭店都有余了。”

于母眉开眼笑，“过奖了。来。尝尝我做的蜜汁排骨，还有这个西湖醋鱼。”

满母望着满满一吃碟的菜愁得满脸冒出了汗，“够了，够了。”

于母继续热情地夹菜，“都是一家人，不要客气呀！”

满母为难地：“亲家母，俺口重，有酱油吗？”

满江平看出母亲有些为难，连忙取来酱油为母亲倒上，满母把菜泡在酱油里勉强吞咽。

于母：“亲家，我可不是笑话你们北方人，吃菜不好盐太重的，那不成了咸菜了！”

可怜天下男人心

满母：“不瞒亲家，俺们乡下人嘴穷，就是嚼口咸菜才觉得爽口。”

满父用胳膊捅了捅老伴。

于母：“老年人吃盐太重可容易得病的，什么高血脂、高血压、脑血栓，那可是要命的哦！”

于父瞪了老伴一眼：“你看你，说到哪儿去了。”

满母：“亲家母别笑话，俺就是爱那口。你这菜做的看着就让人喜欢，可我是穷命，吃不惯你这……”

于母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心里有些不悦，“既然亲家母这么说，那就请便吧。”

满母突然想起什么，她从随身带的布兜里拿出一个油乎乎的塑料袋，打开塑料袋里面还有一层，大家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都凝神静气地看着。

满母从塑料袋里拿出一袋开了口的甜面酱，“这是在火车上吃剩下的，亲家，你们家有大葱不？”

于母脸上变色，正要说话，于父赶紧接话：“有！有！”于母瞪了于父一眼，于父装作没看见。

满母浑然不觉：“太好了！江平啊，快给俺去拿几根大葱。”

满江平面有难色：“妈，有这么多菜，您还是吃菜吧！”

满母急了：“叫你去你就去，咋就那么多废话哩！”

满江平无奈，只得去厨房拿了几根大葱，满父满母顿时眼睛一亮，就着大葱蘸酱大嚼起来，把其他人看得直发愣。

雪儿在旁边好奇地叫道：“奶奶，这是什么？我要吃！”

满母乐哈哈地：“没吃过吧，可好吃着呢！奶奶给你蘸，啊？”

于母突然起身抱起雪儿，“雪儿，你不是要看动画片吗？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外婆给你开电视。”

雪儿不肯，在外婆怀里挣扎着哭了起来，“不嘛，我要吃！我要吃！”

于母把雪儿抱进了里屋，于蓓要跟进去，满江平止住了她，

可怜天下男人心

走进里屋。过了一会儿于母出来了，满江平在里面哄雪儿。

于母坐下来，一时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气氛尴尬。里屋隐隐约约传来雪儿的哭声。

于父试图调解着饭桌上的气氛，热情地说道：“别光坐着呀，来，亲家，喝酒！”

这时满江平也出来了。

满父：“小蓓信上说，江平公司里要选什么经理，江平又跟她想法不统一，让我们过来劝劝。”

于父一怔：“小蓓呀！这是你们自己的事，怎么好因为这点小事儿让二位老人跑这么远的路啊？”

于母：“这叫什么话？小蓓这样做也是对江平负责任嘛！江平，你说是吧？”

刚刚坐下的满江平不说话。满母感觉到儿子有些为难，就说道：“亲家，话是看咋说了。这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。人哪，知足这日子才过得乐和嘛！小蓓呀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”

于蓓满心的希望被满母的几句话浇凉，不由看了眼母亲。

于母接话道：“亲家，话可不能这样说呀！年轻人总该有点上进心嘛！”

于父推推于母，“亲家说的有道理。人人都想做总统，可总统的只能有一个。”

满母听了这些，乐得直拍大腿，“亲家这话说得我爱听！”

于母在于父的大腿上狠狠地拧了一下，于父忍着痛没哼声。这时满母不知不觉地脱了鞋把腿盘了起来。众人呆住。

满江平尴尬地叫道：“妈！”

满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，连忙坐好，“不好意思，俺在家上炕上惯了！”

于父又倒酒，转移话题说：“亲家，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，这次来了可要多住些日子。”

满父：“嗨，乡下人闲不住，这次来，儿媳妇、孙女儿、亲

可怜天下男人心

家都见着面就算行了。再说，地里的活儿也忙啊。”

满母：“是呀，家里还养着猪呀、鸡呀的没人照看呢。”

于母：“我听老王家保姆说呀，她以前在农村整天喂猪，身上都有一股猪屎味嘞！”

满母一拍桌子站起来，忿忿然地质问道：“亲家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于母也毫不示弱地站起来，于父连忙拉住她，对满母说：“她这人说话不经过大脑，亲家你别生气！”

于母火了：“你说什么呀？你不帮着我反而帮着她！”

于父无奈：“人家是客人嘛！”

于母怒气冲冲地：“我没见过这么不懂规矩的客人！”

满母：“俺们哪儿不懂规矩，你得给我说清楚！”

眼看两个人就要吵起来了，满父和满江平连忙拉住满母。

于母：“我辛辛苦苦做这么多菜，你还不领情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指甲缝里的泥都没洗干净，还来教训我！”

忠厚老实的满父也听不下去了：“咋这么说话呢？太伤人啦！”

满母腾地站起来：“今儿个谁也甭想拉住俺，我跟你拼了！”

于母：“别看你是种地的，我可不怕你！”

一对亲家母扭打起来，于父和于蓓连忙去拉于母，满父和满江平连忙去拉满母。两个老太太被拉开以后披头散发地对视着，目光里充满了敌意。

满母运了运气，突然大叫一声，揪住桌布整个地掀了起来，顿时，桌上的鸡鸭鱼肉，大葱大酱全泼在墙面上！

整个客厅一片狼籍！

3

满母气乎乎地坐在床上，满江平在一边给她扇风。于蓓给婆婆端了一杯水过来，“妈，您喝口水，消消气！”

可怜天下男人心

满江平小心翼翼地劝道：“妈，您就别生气了，小心气坏了身子！”

满父一直坐在旁边闷闷地，这时突然开口说道：“俺看这事也不全怪人家，俺们也有不是的地方。”

满母不服：“俺们有什么不是？明摆着他们就是瞧不起咱乡下人！乡下人咋的了？俺们是缺胳膊少腿儿还是比他们城里人少长个鼻子？”

满江平：“妈，小蓓她妈也是顺嘴说惯了，谁家说话事先还打个底稿啊？”

满母对儿子很不满：“你别屎尿盆子一起搅。还以为俺看出来呀！他们于家压根儿就没把这门亲家放在眼里！”

于蓓实在听不下去了，转身气乎乎地下了楼。

满母瞪了儿媳妇的背影一眼，对儿子说：“江平，你看你媳妇那德行！啊？当婆婆的说两句她就甩脸子看，以后俺在这个家里是不是该把嘴缝上她才称心呀？”

满父：“你说你这张嘴呀，没遮没拦的。照你这样挑理儿，这世上的人都该变成哑巴牲口了！”

满母：“远点儿煽着去！孵不出壳的鸡崽儿，一辈子没见过个天日。江平啊，你跟娘说，你在这家里是不是受气呀？”

满江平哭笑不得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满父：“人家小两口过日子，你在里面掺和个啥呀！”

满母：“啥叫掺和呀？俺就是不愿意看他那个窝囊样儿！一个当媳妇的在家里吆五喝六的，俺老满家打老辈儿上就没这规矩！不信问一问你爹。咱家从钱到物哪一样不是你爹掌管的？”

满父瞟了眼老伴，“那是，我是丫环拿钥匙，当家不做主。”

满母看着儿子，伤感地说：“唉！实指望一家人省吃俭用供出个大学生，给咱老满家壮壮门面，长长脸儿。谁曾想你在这家里连个腰都直不起来。你说，你差她哪儿呀？”

满江平：“妈，小蓓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吧？”

满母不屑地：“护老婆都护到这份儿上了，还要咋说呀？”

可怜天下男人心

“好，俺也懒得看他这副受气样儿。江平，马上买两张火车票来，俺们今晚儿就走！”

满江平：“妈！您别这样好不好……你以为这些年我活得容易呀？”

满母望着儿子痛苦的样子不由心疼起来，叹着气说：“平儿啊，你还真受委屈了不是？唉！说一千道一万都是俺的错，娘压根儿就不该供你出来上大学，更不该让你在城里找媳妇。人哪，哪儿还不是活一辈儿呢？”好，娘就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只要他们不跟俺叫板，俺就不跟他们计较了。”

满江平松了一口气，“妈，我就知道您不是不讲理的人！这样吧，今天我休息，正好下午我陪你们去逛逛街。”

满父笑得合不拢嘴，“那敢情好！”

满江平：“我去叫小蓓。”

满母一摆手：“得了，你可别叫她，俺才不想看她脸色呢！”

于家一楼的过道里，满江平扶着满父满母下来，正好于母开门出来。满母把头一扭，旁若无人地走了出去。于母啐了一声。

于母砰地一声关上了门，走到房间里坐下，越想越气，对老伴说：“老头子，咱们家上次粉刷剩下的油漆呢？”“干什么？”

“有用！”于母提着油漆来到楼道口，用油漆画了一条界线，并清楚地标明满家和于家。画完后，得意地笑笑。

4

傍晚，满江平陪着父母兴致勃勃地回来了，三人走到楼道口，看到于母画的“三八”线，都呆住了。

满母拉下脸来，愤愤地瞪了儿子一眼。显然，她也不甘示弱，准备和于家对着干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楼梯正中就竖起了一道门板。满母正在钉最后一颗钉子。楼梯的下面，于父和于母惊讶地看着这一切。满母钉完钉子，拍了拍手，冷冷地看了于母一眼往楼上走。于母、于父

可怜天下男人心

张大了嘴半天合不拢。

满母正要进门，满江平和于蓓出现在房门口。满江平看了看楼梯中间的门板，懊恼地问道：“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”

满母：“以后俺们不从她门口过，妈嫌晦气！”

“那我们从哪儿下楼啊？”

“窗户！”

满江平和于蓓相视苦笑。

满母进屋，满父在窗户边忙着，满母问道：“梯子架好了？”

满父：“就好了。”

满母走到窗户边看了看，木梯用粗铁丝牢牢地固定在窗框和墙壁上。她用手压了压梯子，满意地点点头。

满父忧心忡忡地：“再怎么说是亲家，气儿消了也就算了，你这么弄，以后咋整啊？”

满母：“俺可不管这些。你别废话了，快弄吧。”她说着也拿起一截铁丝从墙上打好的洞穿出去，缠在木梯上固定住。满江平和于蓓也走到窗户边，只见一架木梯从满家的窗户落到天井里。满江平上前拉住满母，“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啥意思？给咱家修条路！”

“那不是有路吗？”满江平嘀咕着。

“要我从她家门口过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！”满母气咻咻地说道。

满江平看了看脸色阴沉的于蓓，说道：“妈，这样不行的！”

满母：“有啥不行的？我和你爹身板还硬，爬这梯子那是小菜一碟！我们都能爬，你们还不行？”

满江平：“妈，我求求您了，就算您不为我们想，你也得想想雪儿啊。她那么小，要是摔着怎么办？”

满母：“这个你们放心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”说着从床下拉出一只篮子，篮子上拴着一根又长又粗的麻绳，“你们看，够结实的吧？俺们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装在这里面，可能装呢！”

“妈！”满江平都快哭出来了。

可怜天下男人心

满母继续说：“你看，我还做了两条安全带，雪儿就是乱动也不会掉出来。这下你们放心了吧？”

满江平望着于蓓，于蓓干脆转过脸去不理他。这一切没逃过满母的眼睛，她训斥儿子道：“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非得看女人的眼色行事啊！”

满江平狠狠心，说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不能让你这么做。”说着就往外走。

满母喝道：“站住！你要干什么？”

满江平转身回来从满父手里拿过榔头。

满母急了：“小兔崽子，你要敢拆，我就撞死给你看！”

满江平一声不吭，咬咬牙走了出去。

5

这边也不太平。于母正在工具箱里翻来翻去。于父诧异地问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于母冷笑道：“干什么？楼梯可是公用的，她凭什么封起来！？我要拆了它！”

于父劝道：“算了，你这不是找事吗？打打婆娘拳也就算了，你这拿着榔头去那还不得闹出人命来？”

楼梯拐角处，满江平气乎乎地在拆门板。他刚敲了两下，突然听到楼上传来一声闷响，接着是于蓓和满父的惊呼声。满江平感到不妙，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。

眼前的情景令他惊呆了，满父和于蓓扶着满脸鲜血的满母，雪儿在一边吓得直哭。

满江平冲上去：“妈，您怎么真撞啊！？”

满母捂着受伤的脑袋：“那还有假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要再敢拆，我就再撞一回墙。反正也没人心疼我这条老命，还不如撞死拉倒！”说到伤心处放声大哭起来。

满江平手忙脚乱地给她擦着脸上的血迹，“妈，您别生气

可怜天下男人心

了，我不拆了，真的不拆了。”

于蓓：“别说那么多了，赶快把妈送医院吧。”

满父：“老婆子，要不先把门板拆了，等从医院回来咱再钉上好不？”

满母：“不行，我说了，谁要拆我就死给他看！”

于蓓走到窗户边看了看，焦急地问道：“江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

满江平想了想，说道：“爸，您先下去扶着梯子，小蓓在上边撑着，我背妈下去。”

满父：“你妈可不轻，你能行吗？”

满江平：“能行！”

满父架好梯子，满江平背着满母要从窗口下去，于蓓紧张地拉住满江平，“江平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”

满江平：“你放心，没事的！”

满母：“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呀？走！”

满江平深吸一口气，爬上了梯子。

于家楼下的邻居郭大爷，一早起来站在窗前欣赏着院子里自己栽的几盆长得很好的兰花，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越剧，一边哼哼着。突然他发现不对，怎么窗前多了一副梯子。紧接着他就发现有什么东西掉在窗台上，他凑近了一看，是血！

“我的妈呀！”郭大爷吓得浑身发抖，扯开嗓门叫道，“不得了了，有，有人爬梯子入室杀人！杀人啦！杀人啦！”

满江平被郭大爷的叫声吓了一跳，差点从梯子上掉下来。

满父和于蓓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尖叫。

楼下的郭大爷拉开门就往外跑，他的喊声惊动了于家人。于鹏最先冲出来，问道：“郭大爷，什么事？”

郭大爷颤抖着说道：“血，血，血！”

于父于母跟出来。

“老郭，你没事吧？”于父问道。

郭大爷说也说不清楚了，只是抬手指了指天井。众人一起跑

可怜天下男人心

出来，正看见满江平背着满母往下走。众人惊讶地看着，于父连忙上前帮着扶梯子，一边问道：“亲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满父尴尬地笑笑，“江平他妈不小心碰着了，这就送她上医院去！”

于父：“这么着也太危险了，以后，你们还是走楼梯吧！”

满江平终于落地，所有人的心都放了下来。

满母捂着额头，听到了于父的话，回敬道：“俺们爱走哪儿是俺们的事，亲家你就甭操心了！”

于蓓在后面叫道：“江平，等等我！”

满江平边往外跑边喊，“你跟着来吧，我们在医院等你！”

于蓓站在窗口直打颤，“可我怎么下来呀！”

满江平和满父已经走出了院子。

于母对于蓓说：“小蓓呀，你可别爬，小心摔着了！”

于蓓咬了咬牙站到梯子上。这时雪儿哭了起来，一个劲叫着，“妈妈，妈妈！”

于蓓这才想起雪儿，她又爬回去抱起雪儿。于鹏抬头看着于蓓，“姐，别怕，我上来接你们！”

郭大爷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逗得直乐，“你们这家人，还蛮有意思！”

于母：“本来我还想拆掉那扇门板，现在我可改变主意了，让他们慢慢爬吧，可有得笑话看了！”说完便进屋去了。

于父看着于鹏上去接于蓓和雪儿，又看看嘿嘿坏笑的郭老头，无地自容地摇了摇头。

6

医院里，满母头上缠着纱布躺在床上，满江平给她倒水，吃药。

满母：“我们啥时候回去？”

满江平：“本来医生说缝完针马上就可以回去，但我怕您的

可怜天下男人心

伤口发炎，所以先在医院里观察观察，要没事，明天我就接您回去。”

满母：“观察？有啥好观察的？跟你说我在这儿睡不踏实。再说在这儿住一晚又得花不少钱，现而今的医院宰人可是狠着呢！”

满江平安慰她：“您放心，妈，小蓓是这家医院的护士，他们不会乱收钱的。”

满母惊喜地说道：“小蓓就在这里当护士？哎哟，老头子，没想到小蓓在这么高级的医院上班！”她四处打量着，然后对儿子说：“一个月能挣不少吧？”

满江平：“医院的效益当然比我们电机厂要好得多，他们这里很年轻的都可以分到一套不错的房子。”

满母：“那小蓓能分到不？”

满江平：“不知道，我也没问过她。”

满母责怪他：“这事你咋能不问呢？”

满江平：“她分的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满母：“那也是，现在住丈母娘的房子，以后又住老婆的房子，是够窝囊的！”

满父：“江平，你别听你娘的，你跟小蓓是夫妻，谁分的房子不一样住啊？”

满江平不答话，拎起水瓶，“没水了，我去打壶水。”说着走了出去。

满父责怪老伴：“你呀，就不能说点让孩子高兴的？”

满母：“俺是提醒他，别一天尽被老婆牵着走，哪像个男人啊？”

满父嘿嘿笑着：“江平那是像我。”

这时于蓓走进来，这时的她已经换上了白色的护士服，显得既漂亮又精神。她关切地问道，“妈，您怎么样？”

满母不在乎地：“乡下磕头碰脑那是常事，这会儿已经不疼了，我寻思着咱还是回去吧。”

可怜天下男人心

于蓓：“在这里观察观察也好，要是发炎会引起高烧，你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”

满父：“你就听小蓓的吧，她懂。”

满母：“是，她懂，可是俺比她更懂怎么省钱！年轻人就是花钱不心疼，不存点钱，一有啥事那还不抓瞎了？”

于蓓当作没听见，一声不吭地给满母整整床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道：“妈，您休息吧，我过一会儿再来。”说着端着药盘子出去了。

满父不满地瞪老伴一眼：“就你话多！”

满母：“俺那是为他们好！”

满父：“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，你管那么多干啥呀！”

这时满江平拎着水壶进来，发现父母两人脸色不对，忙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满母不说话，自顾自躺下了。满江平看看满父，满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

7

晚上，小巷里，满江平和于蓓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两人都显得很疲惫。

满江平：“今天你累了一天了，回去我给你按摩按摩。”于蓓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满江平接着说，“我妈就那么个人，她说什么你听着就是了，我们该怎么过还怎么过。”

于蓓：“你妈也是想得出来，天天爬墙，让人知道还不得被人笑死！”

满江平：“你就先忍耐几天，等我和爸好好做她的工作。老人嘛，有时候就跟小孩似的，你多哄哄她什么事都解决了。”

于蓓无奈地说道：“我一天已经够累了，哪有精力成天跟她陪着小心，这哪是过日子啊？”

满江平：“那怎么办，她总是我妈呀，我能不管她吗？”

可怜天下男人心

于蓓白他一眼：“谁让你不管她了？自从跟你结婚，我们不是每个月都给他们寄钱吗？这次他们来上海，我们家为了那顿饭足足准备了两天，菜市场都跑了七八个，他们还不领情，我爸我妈就那么犯贱啊？”

这时夫妻俩已走到了自家小院的门外。满江平提醒说：“小声点，别让人听见。”

于蓓：“做都做出来了，还怕让人听见？过不了两天，就該有人买票来看我们从窗口爬上爬下了！”

满江平苦笑着：“那你说怎么办呢？”

于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满江平想了想，说：“那就听我的，咱们先顺着她，过几天再说，啊？”

于蓓不说话。满江平去拉她，柔声地劝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回家吧，啊？”

于蓓：“雪儿还在妈那儿呢。”

满江平：“要不，你去接？”

于蓓：“雪儿怎么上去呀？”

满江平挠挠头：“你忘了那篮子了？一会儿你在下面叫我，我就把篮子放下来。”

于蓓撇撇嘴：“搞得像地下工作者似的。”

两人对视着，突然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
满江平和于蓓走进天井，于蓓看着满江平蹑手蹑脚地爬上木梯，这才走到于家门口敲门。

于母隔着门板，看见是于蓓，开了门，问道：“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

于蓓没好气地说道：“得把江平他妈给安顿好啊！”

于母：“我可是从来没见过像你婆婆这么横的人！”

于蓓责怪地叫道：“妈！”

于母不依不饶：“我跟你讲，小蓓，在你婆婆这种人面前千万不能服软，不然以后有你的苦日子！”